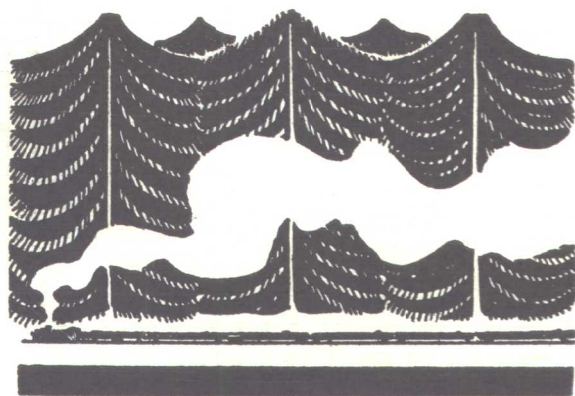


蒲宁选集

第一卷

新路



安徽人民出版社

[俄]伊凡·蒲宁著
戴 骢 任 重译



00347396

蒲宁选集

第一卷

新路

〔俄〕伊凡·蒲宁著

戴驄 任重译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553340

书号 I512.14

P92 4:1

安徽人民出版社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
《Новая дорога》и другие

本文根据И. А. Бунин《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том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65年版本译出

装帧设计 陶雪华
责任编辑 江奇勇

《蒲宁选集》第一卷

新 路

〔俄〕伊凡·蒲宁著

戴 聰 任 重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3 字数: 281,000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 10102·977 定价: 1.35元

伊凡·蒲宁和他的创作

“您的恢宏的心灵不仅痛感于我国生活的苦难，而且还体验到了‘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苦恼的渴求——这是对幸福的伟大的、创造性的渴求，正是这种渴求推动着世界前进。

“无论是您的散文还是您的诗歌，都以同样的美、同样的感染力开阔了过着单调生活的俄国人的眼界，慷慨地奉献给他们世界文学的瑰宝和他国美丽的图画，把俄罗斯文学同地球上全人类的文学结合在一起。

“您二十五年来创作，充满了对祖国语言的赤子之爱，您总是那么细腻地体现了祖国语言的美。您的创作纵然还未得到充分的评价，却已给予我们权利愉快地宣称：您不愧为缔造了可与欧洲文学媲美的俄罗斯文学，并进而使俄罗斯文学成为十九世纪的一个卓越现象的那些诗人的继承者。”①

这是高尔基在1912年蒲宁从事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时给蒲宁的贺信中所讲的话，距今已整整七十年。在此七十年间，人们对蒲宁这样一个无论就世界观和创作而言都极端复杂的作家，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他已作为俄罗斯的重要诗人、小说家、翻译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后一位经典作家”而载入文学史。1933年，瑞典文学院“由于他严谨的

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从而使他成为第一个获得此项奖金的俄罗斯文学家。在他的祖国，人们不仅在他的故居树立了纪念碑，而且在1955年还出版了他的五卷本选集，十年后，即1966年，又出版了规模更大的九卷本《蒲宁文集》。五卷本《蒲宁选集》的出版序言中称：蒲宁的作品“是革命前旧俄各色各样形象的画廊。他用生动的语言，完美的形式丰富了俄罗斯文学宝库，当我们指出那些同他的天才和智慧不相称的缺陷时，我们给予他的优秀作品以高度的评价。他是属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九卷本《蒲宁文集》的出版序言中则说：“蒲宁的艺术贡献是不容争辩的，决非昙花一现的东西。他把得到世界公认的俄罗斯式的短篇小说和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说发展到了高度完美的程度……他为我们民族的文化作出了显著的、不可或缺的贡献。”这是他祖国的评论家在他盖棺之后对他所作的结论。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1870年10月10日生于俄国沃罗涅什市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蒲宁在其《自传笔记》中不无自诩地说：“我的始祖是贵族，于十五世纪时由波兰迁俄国，投奔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大公……这个世家给了俄罗斯不少活跃于政界和艺术界的显要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是上世纪初的两位诗人：安娜·蒲宁娜和瓦西里·茹可夫斯基。后者是俄罗斯文学的巨擘之一，是阿凡纳西·蒲宁和一名土耳其女俘萨莉哈的儿子……我曾祖相当富有。我祖父在

① 见《高尔基纪念文集》，莫斯科1961年版，第69—70页：《1912年10月31日致蒲宁的信》。

奥勒尔省(叶烈茨县)、坦波夫省和沃罗涅什省均有田产。”^①但至其父亲一代，家道已经中落，加之他父亲既嗜赌如命，又贪杯中之物，家境更是每况愈下，因此到伊凡·蒲宁四岁时，就不得不举家迁离沃罗涅什。乡居于叶烈茨县，先住在祖父的布蒂尔基田庄，后寄居外祖母的奥泽尔卡庄园。

就在这两个田庄“无边寂寥的原野上，在夏日一直长至门槛边上的庄稼和冬日漫山遍野的积雪中”，蒲宁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在此地和庄户人，和旧日的农奴频繁交往，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在旷野上放牧牲口，听他的母亲和使女们歌唱古老的民谣，讲述民间故事和童话。这段经历对他此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蒲宁幼时的教育由一位年迈昏愤的家庭教师负责。他对教师所讲授的一切毫无兴趣，终日埋头于看家中所收藏的各种各样书籍。自八岁起，他即模仿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作学习写诗。十一岁进入县立中学就读，但因家境窘迫，四年后即中途辍学。其时他哥哥尤利，一位民意党人，由于政治罪名而服刑一年后，被放逐至奥泽尔卡交家人“管束”。蒲宁便在尤利的帮助下，自修完毕中学的全部课程。

1887年4月，他将其《献给纳德杜墓前》一诗投寄彼得堡《祖国》周刊，次月即获得披载。这是他发表的第一首诗作。1888年9月，经常刊载谢德林、托尔斯泰、乌斯宾斯基作品的《周报》杂志也发表了蒲宁的好几首诗歌。自此蒲宁便以诗人身份登上俄国文坛。

而在此期间，他父亲已使他家彻底败落。蒲宁不得不于1889年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先后当过图书馆馆员，资料统

^① 见九卷本《蒲宁文集》第九卷，莫斯科1966年版。

计员，刊物推销员。《奥勒尔消息报》的校对、翻译和戏剧评论员，同时还抽空为《北方消息报》、《观察家报》等报刊撰稿。1891年，他的第一部诗集在奥勒尔出版。1895年，他辞去在《奥勒尔消息报》的职务，前往彼得堡和莫斯科，结识了契诃夫、巴尔蒙特、勃柳索夫和杜勃罗留波夫等人，自此专业从事创作和翻译。

1898年，他与一位侨居俄国的希腊革命者的女儿A·H·察克尼结婚（但数年后即与察克尼离异，于1907年改娶B·H·穆罗姆采娃为妻。穆罗姆采娃是一位深有文学修养的女性，她给予了蒲宁的文学创作以很大的帮助）。同年，他翻译的美国诗人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出版，译本获得俄国科学院的普希金文学奖。也是在这一年，他的诗集《在宽阔的天空下》问世，深得好评，高尔基称赞这些诗“真是一些好诗！新颖，响亮，有一种儿童般纯洁的东西，也有一种对大自然的敏锐的嗅觉”，“写得朴素和优美，而主要的是写得诚恳和真实”，“这正是最纯粹的诗”，^①并多次称他是“伟大的诗人”，“当代的第一个诗人”。然而就蒲宁的全部诗作而言，爱与死几乎是不变的基调，他的才华和技巧无法掩盖他诗作内容的苍白与灰色。因此高尔基在1901年2月4日给勃柳索夫的信中指出：“我是喜爱蒲宁的，然而他的优美的才华就象没有光泽的银子，我不了解为什么他不把它磨成利刃，向需要的地方猛刺呢？”^②

蒲宁虽作为诗人脱颖而出的，但诗歌在他创作中仅占次要地位，占主要地位的是小说。

^① 见高尔基：《文学书简》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7页。

^② 同上书第97页。

蒲宁从事小说创作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的第一篇小说原名《无题》，投寄《俄罗斯财富》杂志后，杂志负责人米哈伊洛夫斯基深为赏识，并预言小说作者将成为大作家。这篇小说于1893年发表时，由《俄罗斯财富》的编辑将篇名改作《乡村草图》。1897年，蒲宁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进入本世纪后，蒲宁开始接近高尔基及其周围的进步作家，同契诃夫及捷列晓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积极参加高尔基所领导的知识出版社的活动，他的好几部短篇小说集和五卷本的《蒲宁诗文集》就是交由该社出版的。他还是高尔基所主持的《知识》集刊的主要撰稿人。

本世纪最初十六年，是蒲宁创作的极盛时期，他的一系列优秀作品，如抒情散文《安东诺夫卡苹果》，中篇小说《乡村》、《苏霍多尔》、《快乐的农家》，描绘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伊格纳特》、《扎哈尔·沃罗比耶夫》、《叶勒米尔》、《约翰·雷达列茨》、《败草》、《童话》、《利尔尼克·拉季昂》、《扎鲍塔》和《牺牲品》，以及抨击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短篇小说《弟兄们》、《从旧金山来的先生》和《富裕的日子》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先后问世的。

在此期间，他并不长住在彼得堡等大城市，而是以乡居为乐，并多次去俄国各地和国外旅行。高尔基客居意大利卡普里岛期间，他亦曾去该岛小住。他之致力于创作农村题材的小说，就是听从了高尔基的建议。他曾致函高尔基说：“您无法想象我是多么重视您的意见，您的意见犹如起死回生的仙水一般洒在我身上！”^①当时俄国社会正处于大变动前夕，知识界思想极端复杂，文坛上流派纷呈，而蒲宁能够始

^① 见《高尔基纪念文集》，莫斯科1961年版，第56页。

终坚持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他一生中这些最重要的作品，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同高尔基对他的诱导、关注和鼓励分不开的。蒲宁的这些作品对于十月革命前俄国文学的发展曾起了良好的作用。《真理报》在1914年1月26日发表的《俄罗斯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复兴》一文指出：“促进这个复兴的进程的著名作家是高尔基、阿·托尔斯泰和蒲宁。”高尔基、契诃夫、捷列晓夫等也都对蒲宁这个时期的作品深为激赏，指出他的小说“除了具有突出的艺术价值外，正促使支离破碎、摇摇欲坠的俄国社会不但认真地去思考农民和人民的命运，而且还认真地去思考一个严酷的问题：俄罗斯能不能存在下去？”^①高尔基直至1934年在苏联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仍认为蒲宁是俄罗斯优秀的文学传统的继承人，他说：“象在西欧一样，我国的文学是按着两条路线发展的：一条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路线，如冯维辛、格利鲍耶陀夫、果戈里等直到契诃夫、蒲宁；另一条是纯粹的小市民文学的路线，如布尔加林……和与此类似的人们。”^②

蒲宁之所以能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据这样的地位，其一是因为他的优秀作品结构严谨，语言简洁、生动、传神，人物塑造维妙维肖，景物描绘玲珑剔透，堪称为俄国散文的楷模。无怪乎高尔基在给卡恰洛夫的信中要如此热情洋溢地揄扬蒲宁说：“你知道吗，他的散文写得这么好，如果要加以评价的话，那么可以说：他是当代优秀的修辞家，这决非过甚其辞。”^③契诃夫则更为叹服地对蒲宁说：“拿我来和您类比的

① 见《高尔基纪念文集》，莫斯科1961年版，第53页。

② 见高尔基：《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35页。

③ 见《高尔基全集》第29卷，莫斯科1955年版，第228页。

话，一似拿普通的猎犬去和灵猊相比。我从您那里是怎么也剽窃不到一个字眼的。您比我厉害。”^①而我们都知道，契诃夫是从来不轻易称赞别人的。其二是因为——也许这是更主要的原因——他这些作品以严峻而阴暗的笔触勾勒出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俄国农民所过的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和落后、愚昧、迷信、守旧的精神状态。要知道殴斗、酗酒、淫荡、凶杀、偷盗这种中世纪式的野蛮，构成了蒲宁那个时代的俄国农村的日常生活，而这种生活在蒲宁的这些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真实的反映。这就从客观上证明了民粹主义认为主要的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单靠农民“骚动”就能把沙皇和地主政权推翻这种观点是不现实的，荒谬的，与工人运动极端有害的。高尔基曾强调指出：“在文学作品中，第一个用新的、有分量的语言描写农民的是柯罗连科的短篇小说《河水泛涨》。其次是契诃夫。在契诃夫之后，蒲宁也开始描写农村，抱更其否定的态度。他对农村和庄户人的看法比契诃夫更为严峻。然而蒲宁和契诃夫对农村生活的观察是真实的，忠实的。”^②高尔基还进而指出：“跟那种把农村理想化的现象唱对台戏的是契诃夫。这一点还特别鲜明地表现在蒲宁的中篇小说《乡村》和他描写农民的所有小说中，”^③“在蒲宁之前，还没有一个人这样历史地描绘过(俄国的)农村。”^④与此同时，在蒲宁的优秀作品中，无论是农村题材的，还是非农村题材的，处处都可看到作者对资本主义的强烈憎恨，对资本主义的贪婪和残酷的有力抨击。在蒲宁看

① 见九卷本《蒲宁文集》第2卷，莫斯科1965年版，第477页。

② 见《高尔基全集》第24卷，莫斯科1955年版，第241页。

③ 同上书，第477页。

④ 见九卷本《蒲宁文集》第三卷，莫斯科1965年版，第449页。

来，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

但是在另一方面，高尔基也多次指出，蒲宁患有“贵族老爷式的神经衰弱症”，“构成蒲宁的社会视野的是贵族的某些偏见”，所以他的作品，包括他的优秀作品在内，往往把地主庄园的生活理想化，为崩溃瓦解的封建贵族社会唱挽歌。蒲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部罪恶就在于它葬送了地主庄园的田园诗般优美、恬静、安宁的生活，使这个生活中的一切荡然无存，唯一留下来的只有大自然。因此蒲宁总是在他的作品中热中于描绘自然景色，特别是庄园的景色，以寄托他对贵族世界的怀念和伤逝之情。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农民和贵族地主面对农村经济的破产，两者的利益和命运应当而且可以趋于一致。然而现实生活却表明事实绝非如此，农民和地主是冰炭不相容的，这使他苦恼，绝望，因而也使他的作品总是蒙着一层阴暗、幻灭的色彩。蒲宁的作品反映了他创作思想的矛盾、彷徨和谬误。

这种彷徨和谬误也反映在蒲宁的政治态度上。他当时虽接近以高尔基为首的进步文学集团，可是仍把诗集交给为高尔基所深恶痛绝的颓废派的蝎子出版社出版。他本是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真理杂志》的撰稿人，可是1905年革命爆发时，便和《真理杂志》意见相左，拒绝再为该刊撰稿。1909年，他甚至欣然接受了为契诃夫及柯罗连科所不齿的俄国皇家科学院名誉院士的称号^①。所以蒲宁后来发展到敌视伟大十

① 1902年2月29日，高尔基获得当时俄国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被选为科学院俄罗斯语言和文学部文学组的名誉院士。沙皇尼古拉二世得悉高尔基被选为名誉院士后，给了国民教育大臣一道手谕，内称：“委托您宣布，依照我的敕令，高尔基的当选应予取消。”为了对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示抗议，契诃夫和柯罗连科发表声明，放弃了各自的院士称号。

月社会主义革命，也就绝非偶然了。

1918年5月，蒲宁从莫斯科逃亡到当时尚在白俄控制下的俄国南方。自1919年起，他开始在敖德萨的白俄分子刊物上发表反对革命的文章。1920年1月26日红军部队攻入敖德萨，蒲宁就在当天登上法国邮船逃亡国外。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祖国。

蒲宁从俄国出走后，一度侨居巴尔干半岛，后来便定居法国，最初住在巴黎，自1923年起，迁居法国东南部的阿尔卑斯滨海省，只有冬季才返回巴黎小住。在逃亡之初，蒲宁同麇集在《复活报》周围的妄图复辟君主制度的人为伍。1927年，他还同巴尔蒙特一起，致函罗曼·罗兰，要求后者就所谓俄国作家的遭遇和俄国文学的萧条谴责苏联政府。高尔基于1928年3月23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致罗曼·罗兰的回信，对蒲宁和巴尔蒙特的诽谤作了义正词严的回击。但就在这封信中，高尔基指出，苏联的印刷厂正在印刷蒲宁的逃集。嗣后，高尔基还进一步明确地向苏联出版界讲：“应当出版蒲宁的《乡村》。至于他是贵族，是白俄，那没有什么关系，他对革命前的农村的描绘是极端真实的。”^①高尔基还一再要苏联作家，如革拉特珂夫、伊凡诺夫，乃至工人作家们向蒲宁学习语言，学习技巧，研究他的艺术感染力在什么地方。高尔基对蒲宁的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同蒲宁对苏维埃政权怀有的敌对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33年，蒲宁写作达七年之久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完成。同年，瑞典文学院授予蒲宁以诺贝尔文学奖金。蒲宁自称这两件事使他“成了具有世界声誉

^① 见《高尔基与苏联出版界》第一卷，莫斯科1964年版，第237页。

的作家”。

蒲宁在其三十年的流亡生涯中始终用俄文写作。除《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外，他还写了近两百篇中短篇小说。但是这个“完全脱离自己人民和俄国的不幸的家伙”^①，由于失去了创作的源泉，再也无法写出当初那种具有相当深刻的社会内容的作品。连美籍俄罗斯作家弗·纳博科夫也说，蒲宁“被易逝的韶光、衰老和死亡缠住了”。死亡和爱情成了蒲宁这三十年来绝大部分中短篇小说的主题。而且所有的爱情故事几乎都是以暴死和自杀为结局的。有时这样的结局到了突兀、造作的地步。

应当说，蒲宁是善于写爱情的，善于刻画恋人的心理的，然而他却错误地认为世上最庸俗的事莫过于由爱情发展到结婚，建立家庭。于是他就把死亡作为他笔下大多数热恋中的旷夫怨女的归宿。蒲宁认为，社会存在的森严的阶级与等级在爱与死面前都会自然消失，在爱与死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衣不蔽体的庄户人需要爱，百无聊赖的贵妇人也需要爱，乞儿固然会成为饿殍，亿万富翁也难逃一死。在凡人共同的最终结局面前，亿万富翁的财势是渺小而又无常的。这种思想即使在他早期的那篇压卷之作《从旧金山来的先生》以及《苏霍多尔》中已初露端倪，只是到了后期变得更加明显而已。

在蒲宁后期的作品中也有在艺术上，在心理刻画上写得比较成功的，如中篇小说《米佳的爱情》，短篇小说《幽暗的林间小径》、《乌鸦》、《鲁霞》、《塔尼娅》和《三个卢布》等，据国外的蒲宁研究者称，仍不失为力作。

蒲宁到了晚年，已逐渐体会到脱离祖国的人是很难在异

^① 见高尔基《文学书简》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60页。

国找到幸福的，相反，他们得到的往往是屈辱乃至饥饿。因此他描写侨民生活的短篇小说，如《在巴黎》、《寒秋》、《报复》等，都写尽了流亡生活的凄凉。应当说，这些作品纵然未脱离爱情和死亡的窠臼，却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

蒲宁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小说，是与他本身的遭遇分不开的。他作为世界闻名的大作家，晚境却相当凄苦。他因用俄文写作，稿费收入十分有限，他获得的诺贝尔奖金渐渐告罄，生活日益艰难，加之欧战爆发，蒲宁遂萌归国之念。他在踌躇再三之后，于1939年9月3日寄给阿·托尔斯泰一封明信片，仅写“想回国”三字，但没有收到回信。1941年又去信捷列晓夫，讲他如何被困在陷入法西斯之手的法国南方的格腊斯，生活又如何贫困得如同乞丐一般，而且他又患了心绞痛和气喘病，妻子也患了病。他再次表示“非常想回国”，但两个月之后，希特勒就进攻苏联了。因此蒲宁未能如愿以偿。

希特勒对法苏两国人民所犯下的暴行，或多或少改变了蒲宁的政治立场和对苏联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蒲宁曾冒生命危险，营救和掩护过一位受希特勒追捕的犹太记者，使那人终于逃脱了法西斯的魔爪。在他居住的格腊斯有不少被德国人押去做苦工的苏联战俘，蒲宁几乎每天晚上都把他们邀至家中，巧妙地避过一个亲法西斯的园丁对他的监视，关切地询问他们有关苏联和红军的情况，同他们一起秘密收听苏联电台的广播，并鼓励他们参加法国的游击队，抗击法西斯，以洗雪被俘的耻辱。德国占领军曾多次邀他出来办报，许以厚酬，他都断然拒绝。蒲宁在德军占领法国期

间，没有在法国发表过一篇文章，以此表示对希特勒的抗议。他憎恨希特勒和其他法西斯党魁，称他们是一帮“发疯的猢猻”。^①

德国投降后，衰老、多病、贫困的蒲宁，由格腊斯回到巴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表现重新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重。1945年，苏联驻法大使邀请蒲宁至使馆，代表苏联出版机关向他表示准备出版他的多卷集，请他亲自参加编选，并答应付给他的稿酬将高于诺贝尔奖金。蒲宁欣然同意。可是当集子正在印刷的时候，蒲宁在白俄分子的围攻、挑拨与唆使之下，“贵族老爷的神经衰弱症”又旧病复发，遂致函苏联出版社说，他将要求国际法庭协助查对苏联打算出版的他的集子是否符合1934至1936年间他在柏林出版的十一卷本《蒲宁文集》。于是苏联出版社只得停印这套多卷集。

然而蒲宁的乡思并未因这件不愉快的插曲而有所减弱，相反却与日俱增。在此后的年代里，他在巴黎热情地接待了西蒙诺夫、巴乌斯托夫斯基、费定、卡达耶夫和特瓦尔托夫斯基等著名苏联作家，向他们倾诉了对祖国的思念，但是他又生怕人们会嘲笑他直到耄耋之年才知回头而不敢回返祖国。1953年11月8日，蒲宁在巴黎他的简朴的寓所里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三岁，从而结束了他长达六十七年的文学生涯。

蒲宁流寓国外达三十三年之久，然而在此三十三年间，他的创作却影响着苏联国内一代又一代作家，即以近年来获得苏联国家奖的第四代作家而言，其中如拉斯普京和别洛夫这样颇负盛名的小说家，也不讳言他们喜爱蒲宁的作品，

^① 见苏联《文学问题》杂志1981年第6期，第174页。

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不少创作上的启迪和帮助。一个长期侨居国外的作家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在苏联文学史上无疑是一个罕见的现象。所以若能有选择、有重点、有系统地翻译介绍蒲宁的作品，不仅对研究蒲宁其人，而且对研究苏联文学来说，大概也是有益的吧。

戴 驰

1982年12月

目 录

伊凡·蒲宁和他的创作	戴 驷
------------	-----

塔妮卡	1
安东诺夫卡苹果	16
松 树	38
新 路	53
秋 天	65
苏霍多尔	72
富裕的日子	152
扎哈尔·沃罗比耶夫	185
伊格纳特	204
末 日	243
败 草	253
儿 子	283
轻盈的气息	298
米佳的爱情	306
鲁 霞	384
寒 秋	397
三等车	403
译后记	407